

官板

朝鮮史略

文政六年

四

漢	二	二	二	二	二	漢
書	三	三	三	三	三	門
門	四	四	四	四	四	
類	五	五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二	二	二	漢
閣	三	三	三	書
文	四	四	四	
庫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5
冊數	6 (4)
函號	290 18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朝鮮史略卷之四

高麗紀

毅宗莊孝王

諱暉字日昇仁宗子母恭睿太后任氏

元年

宋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

八月夜虎入大明宮

王御西樓觀擊毬

或自擊日以爲常

禁親族相婚

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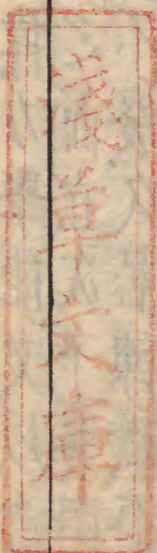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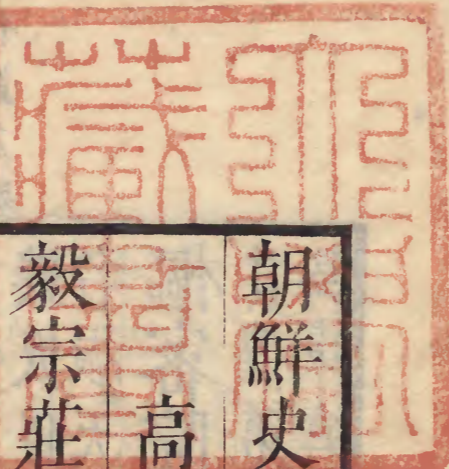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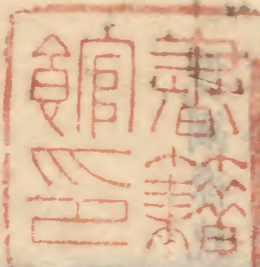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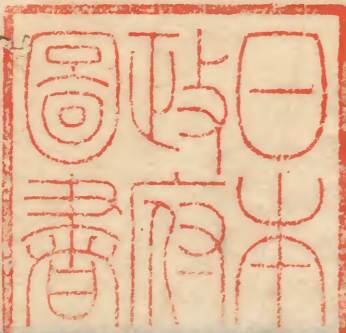
金海陵王天德元年

政堂文學尹彥頤卒

彥頤少登科工文章

嘗作易解傳于世晚年酷嗜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爲空門友

中軍兵馬使奏古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請改五軍為三軍從之

四年平章事高兆基左遷為左僕射

金存中用事兆基屈

已偷合為諫官所劾左遷

五年侍中致仕金富軾卒謚文烈富軾豐貌碩

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再掌禮闈以得士稱

提綱徐兢作路允迪

宋使徐兢來富軾為接伴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乃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歸奏天子鏤板以傳名振天下

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卒

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

貢擢第王為太子仁宗欲廢之而立次子襲明為東宮侍讀盡力調護故得不廢久居諫職有

諍臣風仁宗臨薨謂太子曰治國須聽襲明之言及王即位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王憚之

金存中等日夜短之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

宰相崔惟清文公元庾弼等率諫官王軾等伏

閣請曰郎中鄭叙交結大寧侯

王弟暉也

邀致宴樂

宦者鄭誠以私怨謀陷臺諫

初於內宴誠帶犀臺官使吏取之誠

怨之誘閔壽開誣告臺省怨王謀推大寧侯

乃罷誠杖流叙于東萊

叙將行王謂曰今日迫于朝議行當召還既流

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歌詞極悽惋自號瓜亭

後人名其曲曰鄭瓜亭

後移配巨濟鄭仲夫用事召還

叙性輕

薄有才藝其妻任氏乃任太后族也

八年金貞元二年更定科舉法初場迭試論策中場試經義終場試詩賦

又國學生考以六行積十四分以上者許直赴終場不拘其額又除三場連卷法

水原吏崔婁伯者年十五父尚翥為虎所攬即

荷斧斫之剗其腹取父骸肉以葬盛虎肉于瓮

埋川中廬墓服闋盡食之後登第仕至起居舍

人

十年金正隆元年少保金存中卒存中性聰慧有詩名與鄭誠相結用

事大張威福財累鉅萬

安定公任元厚卒初名元凱器宇宏深風采嚴重博通經史為宰相勤儉清

白判吏部銓注甚公不信託請人服其明

十一年幸國清敬天兩寺有司以行在所狹隘

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不可暫離也史

曰毅宗之為君失德滋甚假使懼直筆而欲去史官為左右者當援古證今力陳其不可今乃先意導之欲去史官何也欲逃姦諛之誅得乎

遷太后任氏于普濟寺流弟大寧侯暲于天安

府貶崔惟清為忠州牧使王素信圖識不友諸弟密諭臺諫劾大寧

侯恐太后救先遷之

以宦者鄭誠權知閣門祇候知御史臺事李公

升等不署告身王怒皆貶黜史臣曰宦寺與於縉紳之列古無其

制王以乳媪之故溺於私愛既授朝官又督告身何也由是闈人日盛若王光就白子端輩相繼用事蔽塞聰明宰相臺諫畏威脅勢緘默不言終致普賢之變

闕東離宮成以故大臣第宅為宮又毀民家五十餘區多作亭榭

遣金柔立往審羽陵島柔立回奏云島中有大山下有村落基址七所

有石佛鐵鐘石塔多生柴胡石橘然土多巖石民不可居寢其議

御史中丞吳中正死中正起自胥吏嚴烈詭隨要結貴近能為禍福時崔

褒稱亦強狠疾不附已知中正依阿報恩讐故薦為是職未幾死

十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梁元俊卒元俊出自胥吏嘗與諫官論鄭誠堅執不變時議重之性清儉純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餽謝門巷蕭然初守光州妻事姑不謹黜之妻子號哭乞哀終不許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

右僕射申淑棄官歸田里淑高靈縣人博學經書以清儉忠正著名

十七年宋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左正言文克謙上疏言宦

者白善淵專擅威福與官人無比為醜行無比得幸

於王生三女九男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於上常侍崔

褒稱職掌權要勢傾中外貪墨無厭請斬善淵

無比黜榮儀罷褒稱以謝一國疏中又及官禁

以提綱取作

惟薄之事王怒焚其疏貶克謙為晉州判官

初無

比塔崔光鈞為錄事諫官不署告身王召諫議李知深尹鱗瞻等督署之皆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為司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為諫議悠悠何所論至是克謙作疏知深等又不連署克謙貶後視事自若又有人誦宋人並游英俊顏何厚之句議之

韓本議作
譏

十八年冬十一月陰霧四塞行者失路太史奏五行志曰霧者眾邪之氣連日不解其國昏亂又曰霧起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占曰破國王者出入起居不可無常今陛下處非其位任非其人明堂久曠而不居天災可懼而不省移

徙無常號令不時故有此異王竟不悟

十九年幸觀瀾亭

初吏部侍郎韓靖別創佛宇於仁濟院中內侍侍郎金敦

中待制金敦時重創觀瀾寺內宦鄭誠創奉靈寺並為王祝釐之所王屢幸靖等爭相務侈觀玩以悅之城東沙川龍淵寺南有石壁數仞峭立臨川曰虎岩流水停瀄樹木蒼蔚命構亭其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四隅與宰侍屢宴于此

二十一年殺大寧侯暎家僮羅彥有成黃益

以王

燃燈如奉恩寺夜還至觀風樓承宣金敦中馬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觸一騎士矢房矢躍出落輦傍敦中不自首王驚愕以為流矢疾馳還宮於是逮捕絡繹疑有成等所為鞫問深刻有成等誣服斬之及有成妻百官稱賀

幸眾美亭

亭在清寧齊南麓初是亭之役也有一卒貧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

匙食之一日其妻具食來餉且曰宜召所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貌醜誰與私性拙安能盜但剪髮買來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

王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院柱

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史臣曰毅宗輕佻無

人君之度即作二十餘年荒淫怠忽不仁不義習與性成不可救藥幸而天誘其衷追念襲明悔心萌而善端已露苟有一二忠正之臣因其牖而開導之不至於終迷不復矣

二十二年

宋乾道四年

耽羅賊良守等謀反安撫使

趙冬曦討平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朔御大觀殿受賀王自製臣

僚賀表

史臣曰世之稱人主華藻浮靡者必以陳后主隋煬帝為首然不過與臣下賦

詩爭能而已至於自撰表贊德則雖二主亦未嘗覩然為之毅宗之失於茲甚矣

以內侍黃文莊為國子博士直翰林院

王幸延福亭時

羣臣皆占所見之物為嘉瑞蓬艾三莖生于庭以為瑞草文莊見水鳥指為玄鶴作詩贊之王稱歎欲拜正言以年少改拜是職

庚寅八月王幸普賢院武臣鄭仲夫李義方李

高等反大殺扈從文官宦寺等遣兵盡殺留都

據提綱毅宗二十四年庚寅則此庚寅二

文官以王還官

王荒淫不恤政事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韓賴怙寵傲物蔑視武

收韓本按作

士仲夫等憤激因王自興王寺幸普賢院矯旨聚軍殺宗植等金敦中在途聞亂伴醉墮馬而逃賴匿御床下高等脅出殺之承宣李世通等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唯承宣盧永醇以兵家子免仲夫等選驍勇人往殺留都宰臣崔褒稱許洪材金敦時李知深等五十餘人敦中匿紺嶽山仲夫挾宿怨購之急其奴重賞來告之按捕殺之敦中臨死嘆曰流矢之變禍及無辜今日之及宜矣

祖授笏於皓至是果驗

放王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

太孫釋文克謙為承宣

普賢之亂克謙聞亂逃匿追迹獲之諸將素聞

其名不殺囚之

文臣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臣亦倚之

多咨訪故事

毅宗性輕佻喜文藻好擊毬多作池臺亭榭與文臣許洪材金敦中

敦時李復基韓賴輩比狎游幸沉淫詩酒日以繼夜侍衛武士饑困痛切骨髓卒及於亂

明宗光孝王

諱皓字之旦毅宗母弟

元年

宋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

李高與僧修惠等謀反伏

誅

高有非望之志及元子冠將宴于麗正宮高招致惡小斬馬饗之將作亂金大用之子為

高驅使者聞其謀以告義方素惡高逼已即以鐵椎擊殺之

遣工部郎中庾應圭如金借作前王使上表告

以讓位金主曰廢兄篡位造飾虛辭欺罔上國

合行天討應圭辨對不屈不食五日立庭待命

金主嘉其忠誠乃授回詔厚慰而送之仍遣完顏靖詢問前王傳位事故王稱前王已避位出居他所病篤不能就位拜命路又險遠非使者所宜往以故不得見前王王乃具前王表以附靖行

平章事徐恭卒

恭有膽略善騎射為宰相益謙遜深疾文吏驕傲禮遇武人故

不及庚寅之禍

宮闕災

鄭仲夫等恐有變閉紫城門不納救火人殿宇悉焚王出山呼亭痛哭庚應圭

詣景靈殿出五室祖真又出中書省國印

三年癸巳八月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與

韓彥國李敬直等討鄭仲夫李義方等謀復前

王不克死之仲夫義方等復大殺文臣

史臣曰甫當起

兵於東南慷慨發憤以討亂逆救君父為已任其用心不可謂之不正矣其與敬直純錫寅俊諸輩同奉前王以倡大義可謂名正言順而事亦出於是者不幸而敗至於殺身良可惜也

李義旼弒前王于慶州初金甫當起兵於東界

與李敬直張純錫柳寅俊裴允材韓彥國等合

謀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等聞之遣李義旼等

領兵趨慶州州人內應囚前王於館義旼出之

至坤元寺北淵拉脊骨裹以褥合兩釜投淵中

旋風卒起塵沙飛揚寺僧有善泗者取釜棄屍屍出水溪有日烏鳶不食

州戶長弼仁等密具棺奉瘞水濱初金使來相

金敦中甚不差毅宗異之亦使人問曰寡人壽

幾何金使曰滿朝老少之臣盡逝然後有臨川

之患及庚癸之亂老少文臣皆被害而王亦遇

淵上之變其言果驗

四年宋淳熙元年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討鄭仲夫

李義方檄召兩界諸城岳嶺以北皆應之平章

事尹鱗瞻率三軍至岳嶺與戰敗績西兵陷和

州即今永興府西北郡縣皆陷後三年鱗瞻與將軍

杜景升玄德秀等攻拔西城斬位寵史臣曰位

寵為君父

討賊可謂義舉也但不於金甫當

舉義之時而逗遛失機其計誤矣

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惟清卒惟清昌原郡人平

章事爽之子少孤

嗜學經史子集靡不該通中第不求仕宦有薦

舉者即曰學未就固辭久之被薦直翰林院官

至平章事庚癸之亂文臣皆被害而諸將素服

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眷功之親俱免嘗撰李

翰林集注及柳文事實鏤

板以傳但性好佛日誦經

李義方伏誅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眾心

憤怨時尹鱗瞻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

出宣義門外鄭筠仲夫密誘僧宗岳等伺隙斬

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皆殺之奏黜義方女
俊儀嘗罵義方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脅姦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怒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莫大焉義方不果

五年工部侍郎庾應圭卒應圭平章事弼之子性穎悟美風儀時人

謂之玉人善屬文再舉不第入補內侍操行貞固持議端方斷事若夙成然出倅南京政尚清介二芥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疾但菜羹而已有一衙吏密饋隻雉妻曰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耶吏慙而退南人頌之嘗告奏于金金人高其使節每於使介往來必問安否卒年四十五

發前王喪改葬陵曰禧廟號毅宗百官玄冠素

服三日趙位寵起兵故也初將軍朴存威嘗使於雲中道每誇納釜之事至是雲州人

應位寵斬之

六年三月東海水變為血色

中書侍郎平章事尹鱗瞻卒鱗瞻彥頤之子為入聰悟過人雖千

百人一問姓名輒記不忘庚寅之後武臣用事鱗瞻每被掣肘脂韋自保而已及平西賞罰不中措置失宜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

九年同知樞密院事于學儒卒學儒倜儻有氣槩久宿衛忠謹

無他李高義方等將作亂議主兵者皆曰在今舍于公復何人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嘗戒曰武官見屈於文官久矣能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見害禍及吾

朝亦不旋踵汝宜慎之父雖沒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學儒懼求娶義方姊

得免
叅知政事陳俊卒俊性質直有勇力庚癸之亂文臣之家賴俊全活者甚多

提綱次作
湜

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其孫次澤溫皆登第有文名澤善為詩詞與李奎報齊名時號李正言

陳翰
林

鄭仲夫宋有仁伏誅將軍慶大升嘗憤仲夫跋扈謀欲討之會其子筠潛

圖尚公主王患之又其壻有仁斥文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大升乃與勇士許升決策殺筠於直所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父子悉斬之梟首于市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者尚在焉賀為李義收聞之大懼

十年內嬖明春死王失聲號哭太后寬譬之曰

此雖鍾情然不可使聞於重房鄭仲夫等置重房於內常自會

直國家大事無不參決後亦仍之王猶嗚咽不能止

豕宰閔令謨性訥怯少虧操履判兵部李光挺

頑貪無識奔競賄賂無復廉恥郎舍奏舊制文

吏散官補外者皆有年限今或一二年而超受

或三十年而不調政濫人怨請依年限制韓文

俊等力排其議史臣曰庚癸以來政歸武夫雖

貪鄙無節操不能奉公守正政以賄成則又安得鎮武夫不遜之心乎如令謨之為豕宰光挺

韓本濫毀
作之毀

之主銓選不滿公議而為郎舍論駁者蓋以此也當時選舉之法濫毀非獨武臣之罪亦文臣執政之過也

罷管城富城二縣

管城縣令洪彥荒淫虐民吏民執彥幽之富城令亦與縣

尉不相能害及于民民殺尉尉有司奏罷之

十三年將軍慶大升卒

大升清州人膂力絕入早有志不事家產父

珍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升以其田案悉納選軍一無所取人服其清常憤武人不法慨然有復古之志文官倚以為重及誅鄭宋人多趨附

然非有學識勇略者輒拒之武臣畏憚不敢縱肆卒年王聽譖捕都房

號曰

並流遠島

金子格誣告都房特勢作亂王命捕流之

都房

十四年召還李義旼初義旼畏慶大升歸其鄉

慶州屢召不至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其為亂

遣中使敦諭乃至

史臣曰義旼躬行大事亂賊之魁而獨漏天誅王宜明正

典刑雪天地神人之憤顧為積威所怯屢下詔諭待遇之恩比舊愈隆會未數年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亂臣賊子將何所懲艾乎

以鄭邦祐知御史臺事鄭允當為吏部員外郎

李居正為左正言

邦祐起自胥吏特授臺憲不滿人意允當年少無知其父

世裕出為兵馬使斂民財貨連獻內府故有是升居正無他材能王欲除正言林民庇與居正

有舊因薦曰居正性和平且訥默非耿介者也乃授之王凡用人唯與嬖臣宦豎議親署叅官

以上封其草直付政曹名曰下批

兵部尚書朴純弼大營私第於東宮旁太子請上禁之王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聞者莫不憤歎

十五年命文臣製瀟湘八景詩倣其詩意摹寫

為圖王精於圖畫與畫工李光弼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光弼父寧亦以畫知名嘗入宋

徽宗以一奇畫誇示寧曰臣之筆也帝不信寧折粧背果有其姓名

散員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宅未售因事之外郡其妻受郎中玄德秀白銀十二斤賣之及克

韓本者下有莫不二字

清還詣德秀曰予嘗買此家只給九斤耳居數年無所加飾而贏得三斤豈理也請還之德秀曰爾能守義而予獨未耶遂不受克清曰予平生不為非義豈可賤買貴賣以贖于貨子若不從即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因謂曰予豈不逮克清者乎遂施銀佛寺聞者歎息

侍御史二人與宦官會廣真寺為流頭飲國俗以六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袞除不祥因會

飲號流頭飲

史臣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驂乘爰絲變色是故有志之士羞托宦豎况處臺閣在風憲者而與宦豎會飲乎

工部尚書咸有一卒

有一起於胥吏夙夜刻苦家貧衣敝履穿力排巫覡

焚毀淫祀平生不事生業其妻請為子孫立產業曰予早孤無援清苦守節以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耳何戚戚于貧窶乎

平章事李公升卒謚文貞

公升生而穎悟總角能屬文操行高潔然

卜延福亭基遂典大役人多怨之癸巳之亂匿佛寺賴門生文克謙得免性輕躁不能容人過見輒嫚罵

十六年秘書監崔陟卿卒

陟卿完山人初侍郎朴椿齡守完山以聯

韓本常作嘗

句選郡童陟卿及崔均崔松年皆擢第為名士時號完山三童陟卿性廉介常補京山府判官秩滿還京足不至公卿之門者十餘年崔允儀判吏部知其清直拜為耽羅令以鎮獷俗陟卿典利革弊民皆安之及還居京三年貧不自存挈家歸鄉會耽羅人苦令尉侵暴反曰如得陟卿當釋兵即除耽羅令邑人見之投戈羅拜凡所至皆有聲績清名勁節老而不衰

鎮星犯歲設消災道場

以上將軍崔世輔同修國事

時有人訴修國史文克謙直書毅宗

被弒之事宜令武臣兼之使不得直書王重違武臣意然以同修國事下制世輔不請而以史字改之

左倉竭無以頒祿借典牧司及將作監銀布補

之

流讒人朴敦夫于遠島

時匿名書甚多人皆危懼重房密令禁軍伺之

敦夫懷書將貼門捕得流之道死

十七年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工部尚書曹元正上將軍石隣等謀逆伏誅

元初

正奪中書省公廨田租文克謙上章請治其罪乃左遷其子英植英迪應倫及婿李住又在近密貪暴愈甚重房亦奏黜之石隣少寒微世居倉旁拾落庭米以生補禁軍庚寅之亂從李義方擢郎將遂顯嘗受驛吏銀屬事於四海道按察康康用儒不從隣憾之請王免其職王不聽隣怒瞋目張拳厲聲曰吾不復仕矣遂解帶投地而去偃蹇不朝二人合謀夜遣賊七十餘人踰

垣入官格殺梁翼等中郎將高安祐聞變赴闕至市樓橋邊見一髡詐為病乞兒臥糞壤中即收捕有紅燭跋在腰間囚繫鞫問乃曹元正怨文克謙欲去之與石隣石冲石夫朱迪等遣家臣作亂悉捕誅之

十八年秋七月大雨定張宣豫高和六州漂流

民屋不可勝數又鎮溟境內黃蟲黃鼠隨雨而

下大損禾稼

十九年平章事文克謙卒

克謙南平郡人知門下省事公裕子蔭補

剛定都監判官竟擢第為人忠孝勤儉慈仁正直三掌禮闈所舉多名士然聽權豪請託不察賢否銓注乖錯又官其齟齬子弟廣植田園

二十年以崔世輔守太師杜景升守太尉李義

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朴純弼中書侍郎平章

事史正儒守司空左僕射叅知政事李奔彘叅

知政事李知命為太子少傅白任至知門下省

事先是省宰增至七至是又增入里巷歌曰皇國實無寺省中置七齋七齋今未了八齋復入來蓋齋與宰聲相近為庾辭以譏之

二十一年宋紹熙二年○以杜景升監修國史

時有醫題壁自稱玉堂人有人嘲之曰景升與戰將今為修國史不妨醫作玉堂人

李義旻坐省中論事相失義旻奮拳擊柱時有

人作詩嘲之詩云吾畏李與杜屹然與宰輔黃閣三四年拳風一萬古

政堂文學李知命卒知命博覽羣書善詞賦工草隸擢第調黃州書記居

官廉正賑活飢民甚眾後為忠州判官政如黃州庚寅之亂内外文臣逃遁無地惟知命為州人所護得免王以為有文行擢為諫官自是所至著聲績再掌禮闈若趙冲韓光行李奎報俞升且劉冲基皆其所取世以得入稱之

二十二年德寧公主卒仁宗女天姿豔麗舉止閑雅毅宗屢召入內頗

有醜聲

大將軍金存傑自殺時南賊金沙彌據雲門孝州縣王命存傑率將軍李至純等討之至純義

旻子也義旻嘗夢紅霓起兩腋頗自負又聞古

識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入子之語因懷非望與南賊通謀其子至純輒泄軍中動靜故屢敗存傑憤曰治之則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盜熾遂仰藥

二十五年仁宗出妃福昌院主李氏卒

仁宗念其覆惋

之功賜田宅奴婢王卽位奉事彌篤及卒葬以后禮

二十六年

宋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

將軍崔忠獻

忠獻以勇敢選

補別抄以勞遷將軍

與其弟忠粹發兵誅賊臣李義政大

殺朝臣

二十七年秋九月大雷電崔忠獻廢王

放于立江華

王弟平涼公政

韓本乃作召

崔忠獻殺其弟忠粹

忠粹欲納其女于太子忠獻止之忠粹怒謀害忠獻

忠獻起兵誅之

前中書令杜景升卒于紫燕島

初忠獻欲廢王乃流景升于島

景升萬頃縣人性質寬厚少文有勇力初爲牽

龍庚寅之亂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

門秋毫不犯及金甫當趙位寵之役征戰有功

封功臣掌吏部銓注雖內寵權貴莫敢撓之舊

制三品以上遷級例上讓表景升獨曰內不欲

讓而借人筆以飾外禮吾不忍爲也至是憂憤

嘔血卒

神宗靖孝王

諱旼改暉字至華明宗弟

元年

宋慶元四年○金承安三年

置山川裨補都監

崔忠獻從術士

議置之

金宣問使孫侯來詰遜位事必欲親見前

王授詔門下侍郎趙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

程三十日乃至侯曰苟如是不必親授遂傳詔

于王

二年崔忠獻以兵部尚書知吏部事總文武銓

注出入禁闈以兵自衛

忠獻恐其生變不測大

至於軍卒強有力者並皆招致分爲六番更日直宿其家號曰都房

四年刑部尚書閔湜卒

湜令謨子豁達有大度明宗諸小各招權納賄

朝士爭附湜獨不往

五年

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二年

崔忠獻在私第與吏部員

外郎盧瑄

忠獻外戚起市井性巧黠善承迎

注擬文武官以奏

王領之二部判事但檢閱而已

門下侍中趙永仁卒

永仁博學善屬文少時魁然有宰相器明宗命輔導

太子及爲承宣多所匡救物議歸重

前王薨于昌樂宮

王欲葬以王禮忠獻以爲不可降從葬如禮太子斥在江

華不得與喪事

七年王患疽傳位太子移御德陽侯邸薨忠獻議減

喪十四日

降東京留守為知慶州事陞安東都護為大都

護府忠獻以慶州有叛賊安東盡心捍禦故陞降之

韓惟漢入隱智異山終身不出惟漢世居京都見忠獻擅政曰

難將至矣遂攜妻子隱智異山清修苦節不與世人交徵為西大悲院錄事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再至

熙宗成孝王諱德收諤字不陂神宗子母靖宣太后金氏

元年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以守太師崔忠獻封晉康

侯立府曰興寧後改為晉康府置僚屬自後出入宮禁便服張蓋侍從

門客殆三千餘人

三年蒙古太祖元年崔忠獻殺其甥朴晉材晉材門客多於忠獻

率皆勇悍晉材流言舅氏將有無君之心忠獻知其必害也召至詰之斷脚筋流白翎鎮尋死

四年祔神宗于太廟本朝廟制九室而有新祔主則奉出主安于本陵忠

獻議據古典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之以順宗親盡當出以神宗祔于第九室太祖在西東向

惠顯同為第一昭宣肅同為第二昭仁宗為第一昭文宗為第一昭穆睿宗為第二昭神宗為第一

三昭穆○史臣曰漢書云父昭子穆孫復為昭公羊傳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則昭穆之序

一定不易矣。今國無恒典而隨時變易。昭穆之序大紊矣。

王曲宴于忠獻茅亭。唱和終夜。劇飲。

亭在男山里第。有植

雙松。崔頤為賦。雙松詩。兩制文士皆和。李奎報作序記以美之。

五年秋九月。崔忠獻會賓客。設重陽宴。使都房

有力者手搏。勝者即授校尉隊正以賞之。

史臣任翊

曰。按國家頒政例。六月謂權務政。十二月謂大政。吏兵判事與諸同僚會坐于各部。功者陟之。罪者黜之。一陟一黜。皆承上命。過此時。雖有所缺。未嘗差授。况無功者乎。忠獻威侵一國。獨專政柄。若有所缺。則不顧官爵之為公器。乃以眼前小戲亂其邦憲。又因左右所托。或授東班。權務之職。若納賂稱意者。即許之。其頒政無常。專恣弄法。未有甚於此者矣。

韓本序作亭

提綱侵作頌

召明宗太子壽于江華

封漢南公。改名貞。

平章事致仕崔讜卒

讜善屬文。敷歷中外。皆有聲績。名重一時。年未衰耄。

上章乞退。扁所居齋曰雙明。與弟說及張自牧。李俊昌。白光臣。高瑩。中李世長。玄德。秀。趙通等。為耆老會。逍遙自適。圖形刻石。傳於世。時人謂之地。上仙。

忠獻廢王遷于紫鷲島

王與王濬明于承慶等。謀去忠獻。事泄。見廢。

奉立漢南公貞。改名祺

康宗元孝王

諱祺。字大華。明宗子。母光靖太后金氏。

元年

宋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

遣中書舍人李儀

如金。奉表請命。金遣大理卿完顏惟基來冊王。

金使欲入自儀鳳正門。知奏事琴儀往諭曰：天子巡狩方岳，自古有之。若大國枉蹕小國，當入自何門耶？使荅曰：天子出入捨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由正門可乎？使大服其言，乃入自西門。

平章事任濡卒

濡元厚子。性恬淡，慈和不以勢位驕人。歷仕五朝，居官勤恪，處

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關文闈所舉皆當時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俞承旦是已。晚年奉佛，彌篤。

二年

金宣宗貞祐元年

王不豫，傳位太子曠。太子即位。

高宗安孝王

諱暉，字大明。舊諱暉，又改暉。康宗子，母元德太后柳氏。

元年

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封崔忠獻妻任氏

及王氏皆加宅主號

任氏本將軍孫洪胤妻。忠獻殺洪胤，聞其美，私之。王

氏康宗庶女

二年，崔忠獻移入別第，劔戟兵衛，彌滿數里。朝

士追隨者甚衆，簽書樞密院事琴儀亦從之。

史臣

曰：琴儀一時名儒也。前日為雜端立語，忠獻馬前失臺，臣體今日為樞密陪忠獻馬後，失大臣體，甚矣小人之無狀也。

兵部尚書玄德秀卒

德秀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高，言語誇大人，或

有譏之者，嘗調安南政廉明，吏民敬畏。尤惡淫祀，巫覡不得入境。時有吏執女巫以告，德秀曰：此非女也，令審視，果男子也。前此假巫出入士家，潛亂婦女者，至是一方服其神明。

以李奎報為正言知制誥

奎報以詩贊忠獻求參職乃拜是官

三年宋洪烈卒

洪烈以忠獻姻戚恃勢驕橫性又滑稽每至諸王第見珍玩必

巧奪而後已故聞其至急令收藏珍寶然後見之

契丹兵渡鴨綠江侵寧朔定戎之境

契丹遺種金山王子

金始王子自稱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避金兵席卷而東皆以妻子自隨瀾滿山野月餘食盡

移入雲中道

遣上將軍盧元純大將軍金就礪等統

三軍禦之至朝陽驛與戰郎將丁純祐突入賊

中斬持纛者丹兵奔潰追斬八十餘級并獲楊

水尺一人

楊水尺者太祖攻甄萱時所難制之遺種也多居雲中道初李義旼子至

榮為朔州將軍以水尺等本無賦役乃招諭屬

于率妓紫雲仙盡籍其名徵貢及至榮死崔忠

獻又以紫雲仙為妾計口徵貢滋甚水尺等大

怨故丹兵至迎降鄉導之水尺本無貫籍好逐

水草遷徙無常惟事田獵又編柳為器販鬻資業凡妓種多出柳器匠家丹兵至延

昌二州金就礪皆擊却之三軍又與丹兵戰于

渭州即今渭原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死京都

聞之哭者滿城賊兵冰渡大同江遂入西海道

宰樞重房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

充軍王從之元帥趙冲等點兵于順天館驍勇

皆為忠獻父子子即瑀門客官軍所點只老弱羸

卒

四年

金興定元年

僧徒謀誅忠獻不克忠獻遂大殺

僧徒

五軍潰于太祖灘大將軍李義儒白守貞將軍

李希柱皆戰死元帥趙冲等奔還賊追至宣義

門焚黃橋而退略牛峰等縣寇忠原二州歷楊

根砥平趣咸州

即今咸興府

遂入女真地得女真兵

長驅復來寇

五年復以趙冲為西北面元帥金就礪為兵馬

使擊丹賊蒙古元帥哈真遣使我軍約同討契

丹

時哈真及扎刺率兵一萬與東真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攻和猛順德

四城破之

六年金就礪赴哈真軍

哈真使通事趙仲祥語就礪曰當先遙禮蒙古

皇帝次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下安有二帝只拜蒙古皇帝就礪身長六尺五寸鬚過其腹哈

真見狀貌魁偉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數日趙冲亦至哈真置

酒作樂以待會伐丹兵至于江東城降之

冲以契丹

俘虜分送各道州縣擇閑曠之地俾之聚居給土田業農為民俗號為契丹場

蒙古兵來屯鎮溟城外督納歲貢

崔忠獻死

史臣曰忠獻起於微賤專執國命貪財好色鬻爵賣獄至於放逐二主多

殺朝臣元惡大慙上通於天而得保自領天道之不可知乃如此耶

七年義州別將韓恂郎將多智等殺其防守將

軍以叛附東真兵馬使金君綏敦中遣使寄書

於金元帥弓哥下誘誅之

右諫議大夫李仁老卒

仁老初名得玉自幼能屬文又善書與當時名

儒吳世材林椿趙通皇甫沆咸淳李湛之結為七賢之游庚癸之亂祝髮游山後擢魏科性褊

急見忤當世不為大用

平章事趙冲卒謚文正

冲永仁子生一月而母亡稍壯極哀慕家稱孝

童風姿魁梧外莊重內寬和博聞強記諳練典故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禮闈所選多名士出入將相朝野倚重平時蒞事未嘗露稜角故世徒知其為寬厚豁達長者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知磊落不常之器矣為相開獨樂園於東臯每公餘必與賢士大夫逍遙以琴酒自娛卒年五十人皆惜之

八年蒙古皇太弟遣著古與等來索土物獾皮

領細紬三千匹細紵二千匹絛子一萬觔龍團墨一千丁筆二百管紙十萬張紫菜千觔紅花藍筍朱紅各五千觔雌黃光漆桐油各千觔以金希礪知詩禮有膽

略善辭語為類會使以待蒙使凡所開說莫不

合理故前後使者皆屈服隨其處分這可致詰希礪荅曰

其迎迓之禮與夫國贖等事敢不盡心然君在都護府手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則君之福死則君之此行必見拘留這可慙服又蒙使與東真人來在客館宴飲唱和東真使先唱云東君初報暖希碑即和云北帝已收寒客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耶荅曰君以春意唱吾以春事和之客使嘆服不復詰

九年金元光元年

城宜州和州鐵關

凡四旬而畢

十年以平虜鎮女生九子皆有文武才歲給租

終其身

大將軍李克仁謀誅崔瑀被殺

右副承宣李公老卒

公老文章富贍尤工於四六充趙冲幕獻擒賊之策

多有中者及拜承宣王倚為心腹將大用之病卒家無甌石

十二年

宋理宗寶慶元年

崔瑀置政房于私第

舊制吏部掌文銓兵部掌武選第其年月分其勞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政房中書擬升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勅以行之自崔忠獻擅權私取案注擬除受授其黨與為承宣謂之政房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房尚書四品謂之政房小卿其會所謂之政房至是百官詣私第上政簿瑀坐聽事受之六品以下再拜堂下

十四年崔瑀遷前王于喬桐

初森溪縣人崔山甫犯罪而逃變姓

名曰周演之以陰陽占術惑眾瑀召語親信一日密語瑀曰公有王侯之相瑀以語腹心金希碑希碑問演之演之詣瑀曰密語洩恐禍及瑀謂演之侮已會有人譖瑀曰頃者公有疾希碑

等會演之家。謀欲害公。奉前王復位。瑀信之。遷前王于喬桐。沉演之于海。又沉希。碑于弘。已希。碑時在全羅州道。捕者至。略無懼色。自投于海。

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

時倭賊侵掠州縣。遣寅講和。諭以歷世和好。日

本推檢賊倭誅之。賁和好牒來。

十七年

宋紹定三年。蒙古太宗二年。

平章事琴儀卒

儀體貌奇爽。器

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嘗監清道。剛直不撓。民目為鐵太守。與人面折。無所諱。然諂事崔忠獻。敬。歷華要。頗用事。門生皇甫瓘。夜詣直廬。作詩諷以休官。儀以告忠獻。流瓘于島。

大倉入廩地庫皆災

崔瑀弟珦作亂于洪州。知事敗自殺

十八年。崔瑀妻鄭氏死。王命用順德王后例葬。

蒙古元帥撒禮塔將兵攻咸新鎮。副使金僞防

守將軍趙叔昌

叔昌冲之子。

降。叔昌為書諭朔州宣

德鎮使迎降。鐵州郎將文大判官李希勣皆拒

戰死之。王以蔡松年為北界兵馬使。仍徵諸道

兵

蒙古兵圍龜州三旬。百計攻之。兵馬使朴犀及

分道將軍金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兵不

克乃退

史臣曰。朴犀。金慶孫。以孤城弱卒。拒天下方張。鷲鷲之虜。使不得東下。屹然如

山岳吾東方善守城者安市之後又有龜州犀慶孫之功誠不細矣

蒙古兵分屯京城四門外王遣閔曦往犒仍結和親時元帥撒禮塔駐軍安北都護府三軍皆降王遣淮安公佺講和初蒙使著古與還國道死蒙人疑我殺之構為

十九年以慈州副使崔椿命不降蒙兵遣內侍李白全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見之問知其入乃曰於我雖逆命在爾為忠臣我且不殺爾既與我約和矣殺全城忠臣其

可乎固請釋之

提綱薛下有懷字

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慎如蒙古上表稱臣獻方物

韓本繪作線

蒙古西河元帥寄書并送金繒二匹其書稱令公者蓋指

瑪也瑪使李奎報作淮安公佺書答之

崔瑀脅王遷都江華殺指諭金世冲瑪欲遷都

與宰樞議于其第人情安土重遷然畏瑪無敢言者俞承旦極言其不可世冲排門而入詰瑀遷都之誤瑪怒殺之

王發開京入御江華客館

金允侯射殺蒙古元帥撒禮塔允侯嘗為僧避

韓本于安作及女徙上有悉字海島下有西京乃據是五字在上有常字古下有遂字降上有允字四十城下有民皆屬焉四字弛下有然字是下有蒙字兵下有歲至攻三字之

塔來攻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不受乃改攝郎將

二十年金太宗天畢賢甫伏誅賢甫西京人與洪福源舉城叛

殺宣諭使鄭顛兵馬使閔曦討之獲賢甫送京

腰斬福源逃入蒙古擒其父大純弟百壽于安

子徙餘民于海島後福源在蒙古為東京總管

領高麗軍民降附四十城讒構本國隨兵往來

時人以爲吠主瑀官其父及弟選張暉為婿賂

遺不絕讒構稍弛自是兵陷州郡皆福源導之

二十一年宋端平誅趙叔昌賢甫

侍中金就礪卒謚威烈就礪彥陽人節儉正直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

有酒卽用一卮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役事皆讓于冲至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

冊崔瑀為晉陽侯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為相正色率下人不敢欺真忠義人也

二十二年太子納知奏事金若先女為妃若先崔瑀

壻也後其妻因燈夕入內王以太

子妃母僕從輿蓋服飾一如王妃

平章事金仁鏡卒仁鏡初名良鏡才識精敏文

近體詩賦世稱良二十三年曲宴內殿僕射宋景仁作處容舞略

無愧色鏡詩賦謚貞肅

蒙古兵又來渡義州江分屯安北府及嘉慈龜

下有也字
提綱嚴下
有正字

朔郭博之地遂入黃州至信安二州衝斥東南

二道城邑

二十四年宋嘉熙元年前王薨于法天精舍葬碩陵

廟號貞宗後改熙宗

遣將軍金寶鼎等如蒙古上表乞解兵蒙古遣

使來詔諭召兵還自是麗使往來不絕

二十六年崔怡怡瑀也改舊名孽子僧萬宗萬全萬全後歸

俗名皆聚無賴惡僧貨殖為業倚勢作威凌辱

守宰二道按察使王諧金之岱獨不屈裁抑之

韓本邵作郡

時王諧按慶尚州道令曰民未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二僧畏威不敢肆之岱按全羅州道萬全住珍島邵寺其徒號通知者尤恣橫其所請謁之岱皆不納後至其營數其罪命縛而沉殺之然萬全以之岱廉慎少過竟莫能害之

平章事致仕李奎報卒奎報初名仁氏以夢奎星報異改之九歲能屬

文時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放曠以詩酒自娛號白雲居士中第十年不調宰相禁省交薦之久司兩制為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騫別駕汪洋大肆謚文順

三十二年宋淳祐五年崔怡宴宗室及宰樞于其第

時五月以八面銀釵貝鈿四大盆各盛冰峰又四大樽滿種紅紫芍藥十餘品結棚為山張繡幕置彩帛山張羅幃中結鞦韆飾以文繡綵花入坊廂工人皆盛飾入庭奏樂絃歌鼓吹轟震

天地賞賜
金帛鉅萬

三十三年蒙古定宗元年冬十月雨毒蟲其蟲身裹細網剖之如所

白毛隨飲食入人腹中或嘔入皮膚入輒死時號食人蟲試以諸藥不死塗以葱汁便死

晉州副史王諧卒諧少登第拜監察御史守法不撓為晉州吏畏民懷及遷

東都留守老幼涕泣請留遂復舊任沉毅剛正清白有大節其所計畫皆利於國

三十五年以崔沆為樞密院知奏事沆即怡子僧萬全也

怡分與家兵五百餘人

三十六年崔怡死其子沆服喪二日而除及葬

杜門不出沆父所愛諸妾

宣旨云晉陽公怡左右輔弼三韓如仰父母今

忽棄世無所依賴子沆繼世鎮定可超授相位

三十七年崔沆權除清州金州洪州及安東京

山府等處徵納雪綿子黃麻白紵布魚梁船稅

等物以收人心

崔沆以司天臺事崔允旦大史丞吳安矩奏星

變皆罷之時言路塞唯司天據占直奏欲使修德自此日官之奏亦廢

貶知刑部事庾碩為安北都護副使碩應圭孫性剛直嘗

許崔怡竄蓮花島沆繼政欲收入望召為知刑部金寶鼎李輔以私怨訴沆出之尋卒初碩為

安東都護副使怡信讒流岩墮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其妻亦攜子女以行鄉人各出入馬護送其妻辭曰家公流配妾與兒息皆罪人何煩人馬鄉人固請竟不許後為東北面兵馬使前有一官以江緇柱餽怡因以為例江緇柱海物捕之甚難一禁絕之流民盡還碩清白守法不阿權貴屢以微過見斥執節不少屈

樞密院副使權守平卒

守平嘗貧居遞食竄外人卜章漢田及章漢遇

赦還守平素不知識且其田租已漕於江而袖租簿就與之章漢拒不受曰還其田亦足矣何用租為相讓久之守平竟投簿而去時用權貴子弟補牽龍守平辭以家貧親舊勸改娶富家曰貧富天也何忍棄糟糠之妻以求富室言者慚服

三十八年守司空左僕射孫朴卒

朴初名襲卿性剛毅長於

吏事剖決如流嘗按慶尚有一民臨死有女長而已嫁末子在襁褓其財產盡與女而與子者只緇衣冠各一繩鞋一兩紙一卷而已文契甚明子長乃訟久未決朴召二人問曰父沒時母安在曰先亡子年幾許曰在齷齪朴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子女均也夫豈厚於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鬻亂之子耶顧兒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女等恐其愛之或不全耳況既長則用此紙作狀服緇衣冠履繩鞋以告於官也兒與姊聞而感悟相對而泣遂中分與之朴且以妻派聯孽不得拜清要其妻勸改娶不聽

崔沆流繼母大氏于海島尋弑之滅其族又殺

樞密院副使金慶孫

初大氏助外孫金枚不右沆故沆怨之沆前夫子吳

承績于海承績因潮退得不死沆聞之捕索殺之以慶孫為姻親又沉殺之慶孫台瑞子其母

韓本救作

夢青衣童自天墮懷中遂有娠而生故初名雲來頭上有起骨龍爪怒則鬚髮皆立智勇絕人守龜州平羅州功無與比

四十年宋寶祐元年○以崔沆為門下侍中判

吏部御史臺事沆在家遙謝

蒙古主又以也窟為元帥統兵渡鴨綠江分攻

國內諸州縣仍傳詔責以不出陸迎命

蒙兵陷春州文學曹孝立死之孝立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

四十一年李峴伏誅峴性貪婪好傷人嘗為選軍別監多受賄賂人號銀

尚書及使蒙古被留二年說也窟受金牌為鄉導常隨蒙軍諭降諸城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

案提綱純
孝下當有
卒純孝三
字

為已有銀釵至滿一筭他物稱是及誅有人蹴其口曰喫盡幾人銀帛耶

巡問使李純孝性清白處事如流嘗使蒙古無

一物賫還囊橐皆空

遣門下平章事崔璘如蒙古元帥車羅大屯所

請罷兵車羅大言崔沆奉王出陸則兵可罷是

歲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

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為煨燼自有蒙

兵之亂未有甚於此也車羅大繼也窟又領兵五千來

四十二年以崔頊為殿中內給事頊沆之婢妾出也沆無適

子欲以爲嗣

四十三年制諸道被兵凋殘租賦耗少其令州

縣其人耕閑地收租補經費國初選州郡鄉吏子弟爲質於京謂

之其人

以蒙兵停發六道宣旨使時奉使者剝民橫斂

以固恩寵民甚苦反喜蒙兵之至

金守剛還自蒙古守剛從蒙主入和林城乞罷

兵主以不出降爲辭守剛奏曰譬如獵人逐獸

入於窟穴持弓矢當前困獸何從而出又冰雪

韓本降作陸

慘冽土脉閉塞則草木豈能生哉主嘉之曰汝誠使乎當結兩國之好遂遣徐趾來命班師車羅大等收兵北還

平章事崔璘卒璘屢使蒙古有專對才

四十四年崔沆死王卽以其子垣爲借將軍贈

沆爲晉平公

四十五年流宋吉儒于楸子島

吉儒性貪酷諂事崔沆嘗爲夜

別抄鞫囚縛兩手桎指懸于梁架合結兩足指縋以重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兩人交杖腰脊囚不勝毒皆誣服及爲慶尚道水路別監有不從令入島者必朴殺之又奪人土田財物

按察使宋彥庠劾報都兵馬其書至都堂其黨金仁俊等營救之誼舅巨成元拔聞之以告垣垣怒流吉儒罵仁俊等仁俊始與垣相疑貳

柳璫與金仁俊林衍等誅崔垣王御康安殿百官陳賀如新即位發垣家貲分賜有差

金仁俊請除宦者金仁宣參職王亦欲授之恐後人援以為例終不許

蒙古誅其總管洪福源初永寧公綽之入質也寓於福源漸積不平以福源作木偶咒咀奏于帝帝遣使驗之蹴殺福源以故其子茶丘謀陷本國無所不至

蒙古車羅大復來侵散吉大王等亦領兵來屯

古和州即今永興府之地殺守將慎執平於是和州

迤北皆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趙暉卓青等引蒙兵殺掠州縣至是以暉為總管以青為萬戶

四十六年宋開慶元年春二月燃燈宴諸王宰樞王再舉手以示羣臣曰凡赴宴者拍手以助予樂

酒闌王猶樂甚羣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至暮乃罷

遣太子俱奉表如蒙古參知政事李世材等四十人從行斂百官銀布以充其費國驢馱馬不足抑買路人馬以故乘馬者少

韓本於作

其

判衛尉事河千旦卒

千旦善屬文事大表箋多出於手

命管假闕於三郎城及神泥洞

王問延基之地于術士白勝賢

勝賢請創闕以試其驗

韓本無疾字

王疾薨時太子俱入蒙古未還大將軍金仁俊

初欲立安慶公卒從兩府議奉太孫諶入太內

權監國事

史臣曰高宗外為強敵所逼內為權臣所脅跋前疐後動必掣肘棄宗廟

捐城郭寓居海島操縱進退不出于強敵則必出于權臣真所謂寄生之君耳然循默端拱以

正自處享國垂五十年豈非麗運未窮天之眷顧未怠而默有所相歟

諸功臣畋于江外置酒張樂達曙

時國恤未終

濟州副使金之錫蠲豆馬之貢

濟州舊俗凡男

歲貢豆一斛衙門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之錫並蠲之政清如水吏民懷

服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亦以清白稱州人曰

前有世封後有之錫

元宗順孝王

諱德字日新舊諱俱高宗長子母安惠太后柳氏以太子入朝蒙古

高宗薨明年還國即位

元年

宋景定元年○蒙古世宗中統元年

太孫以判禮賓省事羅

得璜為濟州副使州人語曰昔經小盜今遇大

盜言前守宋時又有知天文而拜太學博士者

韓本衙門吏作衛吏二字

能暴虎而為侍御醫者。人嘲之曰。占星太學博。

捉虎侍御醫。

太子僖自蒙古還。即位于康安殿。

初太子自燕京赴憲宗行

在過京兆潼關中。主者迎至華清宮。請浴溫泉。太子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世人臣安敢

褻乎。聞者嘆其知禮。

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滋卒。

初滋名安

崔怡嘗品

第朝士。手疏屏風。當銓注。輒考閱而叙之。滋名

在下。故十年不調。一日怡謂李奎報曰。誰可繼

公文秉者。對曰。有學諭崔安者。及第金丘。其次

韓本初滋

韓本文秉

韓本蕭作

也。怡乃試才。

時李儒李百順河千旦李咸任景蕭皆有文名。怡欲試才。令製書表。

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五副。

遂超擢代奎報掌文柄。金仁

俊等舉義反正。滋時為冢宰。以清嚴鎮俗。

大府少卿張季烈等還自蒙古。主忽必烈曰。朕

即祚後。爾國最先來賀。朕甚喜焉。賜衣帛。

王聚官女于水房。淫縱無節。御史大夫金仁俊

移置水房于外。

四年遣大官署丞洪汙詹事府錄事郭王府如

日本國。請禁賊船。

初約以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遇二艘。至是有賊船二艘犯

朝鮮史略
境故請
禁之

以李藏用守太傅判兵部事柳璈守太守參知

政事金俊守太尉參知政事判御史臺事俊即仁俊

五年秋八月王如蒙古命金俊監國李藏用從

行王入蒙古永寧公綽言於中書省曰高麗有

廷用史丞相召藏用問之對曰我太祖之制蓋

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人其實不然請與

綽東歸點閱綽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綽綽在側

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曰不知曰

子為國相何為不知藏用指憲樞曰丞相以為

凡幾個丞相曰不知藏用曰有司存宰相焉能

盡知丞相冬十二月乃還

六年宋度宗咸淳元年以金俊為待中封海陽

侯王以俊誅權臣且有擁立功凡

七年平章事致仕金之岱卒

蒙古聽趙彝言彝本我國咸安人為僧歸俗入

事欲通和日本乃遣黑的殷弘等來令本國為

嚮導王命宋君斐金贊與黑的等往日本至巨

濟松邊浦畏風濤而還即令君斐隨黑的如蒙

古奏其故蒙古又遣黑的偕君斐來諭書以責

王又遣起居舍人潘阜賫蒙古書及國書如日

韓本○作
於是二字

本亦值風濤不達而還○蒙古欲征日本遣脫
朶兒等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
九年北界四十餘城上書請金方慶復來鎮撫
王乃以方慶判禮賓省事北界兵馬使

誅金俊夷其族俊奪龍山別監李碩所獻內膳

韓本武作
成

碩所上膳狀示俊俊變色而退由是王益惡俊
俊列置農莊以家臣文武柱管全羅池濬管忠
清二人爭事聚斂諸子效之競聚無賴帖勢恣
橫侵奪人田怨讟甚多時林衍與俊有隙且揣
知王惡俊密與宦者康允紹謀遂言于王召俊
至便殿使人斬之夷其族并誅其弟冲冲清介
自守見其兄所為常切責及誅人皆惜之其
黨誅流殆盡羣臣表賀遣使蒙古奏誅俊

韓本日作
曰

十年流平章事柳墩于黑山島初墩與大司成

悅友善數相過從容談笑墩日聞衛社事以為
實然命見其人皆羣小也又論古史言及當世
宦官之事金鏡聞而銜之訴于王遂籍其
家流之王又召丘切責之並流稅于島

世子謹如蒙古

林衍反立安慶公涓廢王幽之宦官金鏡崔璵

韓本
毳毼作

俊勢傾朝野衍恐將害已乃收璵等斬之集三
別抄六番都房于毼庭與宰樞議廢立侍中李
藏用以遜位為言叅政俞于遇曰此大事也請
公反復思之况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晚
也衍未決罷翼日衍會百僚奉王弟安慶公涓即位遣郭汝弼如蒙古以
遜位請世子謹自蒙古還至婆娑府聞變靜州
官奴

韓本還下有入字

丁伍孚奔告因從官羅裕策止行乃執奏告使郭汝

弼悉得其狀痛哭還蒙古

西北面兵馬使營 吏崔坦韓慎等起兵以誅

林衍為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西京留守

及諸邑守令以反乃以西京附蒙古請兵三千

來鎮之蒙古主賜坦金牌其徒李延令三和銀

牌仍令內屬改號西京為東寧府畫慈悲嶺為

界初平章事洪鈞再鎮北界人懷其惠以父稱

其子祿道代李信孫為兵馬使至營十日亂作坦不加害祿道奔還以張鎰代之

蒙古遣黑的徐仲雄來問廢立之由必欲進兵

窮詰首惡衍計挫乃會百官議廢涓復王位王

承召入蒙古衍恐泄廢立事以其子惟幹從

十一年蒙古遣哥篤將兵仍以入朝本國臣金

方慶為伴來屯西京初世子聞亂請兵故遣耳

大同江遂奉允旨來坦慎等潛誘蒙哥篤欲取

王京蒙哥篤托以出獵過江至黃州入椒島方

慶知其實謂蒙哥篤曰過江非稟旨反復爭之

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坦等亦有人也

蒙古命頭輦哥率兵與王及世子偕往高麗於

是王與世子發燕都先遣鄭子璵來諭國人林

衍憂懣疽發背死時天陰旬餘至是開霽其子教定別監

惟茂時王次子順安侯謀欲拒命中外洵洵

御史中丞洪文系惟茂姊夫及直門下宋松禮等奉

王密諭集三別抄初崔怡以國中多盜聚勇士

及盜起諸道分遣以捕遂分爲左右又以本國

人自蒙古逃還者爲一部號神義軍是爲三別

抄權臣執柄以爲爪牙厚其俸諭以衛社大義

執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皆斬于市流妻

父李應烈族父宋邦又李成老外弟李黃綬姦

黨宋君斐等中外大悅史臣曰林衍已死惟茂

致討而噉之一二臣僚僅得誅殺威福之

不振如此將何以杜後來僭亂之心乎

王至自蒙古復都舊京留燕一年

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率三別抄據江都卽江

反奉承化侯溫爲王將軍李白起不應殺之鄭

文鑑誓不受僞署投水死其妻邊氏亦從之將

軍玄文奔拒戰不勝被執後逃其妻自言義不

污鼠輩攜二女投江而死官人守卒多亡出陸

賊度不能守集船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

前中書舍人李淑真郎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於仇浦斬五級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肆姦

金方慶與蒙古宋萬戶合兵追討江都逆賊至

靈興島賊遁入珍島剽掠內地州郡又攻陷濟

州於是方慶再與蒙古元帥阿海先是潘南人洪贊自賊中

逃來訴阿海云方慶與賊通阿海信之報達魯花赤繫送方慶以蔡植代之卒驗誣罔王請達

魯花赤更遣之至珍島賊勢甚盛阿海怯戰欲退方慶

以爲不可獨率舟師期於決勝突入賊中被圍

韓本八作入

矢石俱盡士皆中矢不能起方慶據胡床指揮將軍楊東茂以蒙衝擊救之賊解去乃潰圍而出

十二年侍中李藏用免蒙古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與謀者尚在朝

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

密城人方甫桂年等嘯聚郡人殺副使李頤欲應珍島賊未幾爲其黨趙阡所斬賊遂平

官奴崇謙等聚其徒謀殺達魯花赤及國中在

位者往投珍島賊達魯花赤脫孕兒與洪茶丘

會宰樞捕崇謙等按問皆服茶丘欲使辭連本國因謀起兵襲取京城脫朶兒執不可斬崇謙等四人餘悉釋之

隊正宋思均告變拜攝別將

蒙古遣忻都及史樞代阿海行經略司於鳳州等處營軍屯田忻都奏蒙古云叛臣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乞追討從之

先是蒙古下詔諭之仲孫勒留

蒙使不受詔

金方慶又與忻都等討珍島賊大破之斬僞王溫賊黨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

溫永寧公綽母兄也綽囑

熙雍當救兄死茶丘先入殺溫及其子桓初卜遷舊京得半存半亡之兆溫以亡者爲出陸存者爲入海乃隨賊南下曰龍孫十王遣鄭子璵

如蒙古謝平賊

時蒙古兵討珍島者六千人馬無慮一萬八千加以鳳州屯田

農牛亦不下五六千其糧餉一令本國供辦中外俱困民食草木之實

制將軍玄文奔妻直學鄭文鑑妻皆投水而死不爲賊汚節義可賞加封贈官其子孫

右副承宣洪子藩奏曰比來不親聽政凡有司章奏一委宦豎出納中外缺望請自今復親庶政以慰輿望王不納

時臺諫及士大夫緘默保位自謂有智唯子藩讜論

如此時
議多之

達魯花赤脫朶兒告王曰我兵之戍南方者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諸道安撫於是遣張鎰于慶尚朱悅于全羅郭汝弼于忠清

達魯花赤

蒙古所遣留國中聽斷國政者

脫朶兒卒

脫朶兒沉重寬厚撫

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及疾作國醫進藥朶兒却之曰我病殆不起若飲藥而死則讒構爾國者必曰高麗毒之遂不飲而卒

蒙古建國號曰大元

十三年置東西學堂以判秘書省事金軌尚書

左承宣文烈為別監

大府注簿姜渭贊文習圭等祝髮而逃

時大府虛竭官

吏雖殫私財以供御亦不免徵責渭贊等不堪其苦辭職不許故逃去

十四年金方慶與元忻都洪茶丘等討耽羅賊中軍入自咸德浦左軍入自飛楊島攻破內外城賊魁金通精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降斬金元允等六人耽羅遂平於是忻都留元兵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等領兵一千留鎮而還王以方慶為侍中遣方慶子金綬如

元告平耽羅

以俞千遇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五年元遣總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洪茶

丘監督又發征東兵萬五千人及漕運東京米

二萬碩仍令本國發軍五千助征日本國

元遣使來索婦女以妻蠻子

以衣冠子弟從王為禿魯花者分番宿衛號忽

赤

王不豫薨于堤上宮遙尊世子諶為王

諶在元未還

元冊諶為王王至自元謁殯殿始服斬衰葬韶

陵釋服

史臣曰元宗之薨在六月間二月而世子以吉服受朝賀宴使臣又閱月而始

服衰三日而釋之其服也何如是其緩其釋也何如彼其急也及王之薨忠宣當喪未葬縱情

犯禮者其家法所由來漸矣

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

任愷為副使金侁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

孫世貞為副使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朴保知

兵馬事潘阜為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

敦左右副元帥洪茶丘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

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
 九百餘艘發合浦今昌原越十一日至一岐島倭
 兵陣於岸上諸將力戰斬千餘級遂捨舟三郎
 浦分道以進倭兵大敗伏屍如麻方慶請復決
 戰忽敦不聽乃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
 崖多敗金侁墮水死及還合浦軍未還者無慮
 萬三千五百餘人
 王遣奇蘊迎公主親幸西北面逆之以胡服同
 輦入國觀者駭愕時從行宗宰不開剃胡俗剃頂至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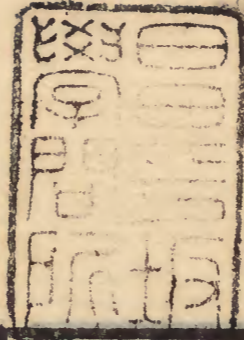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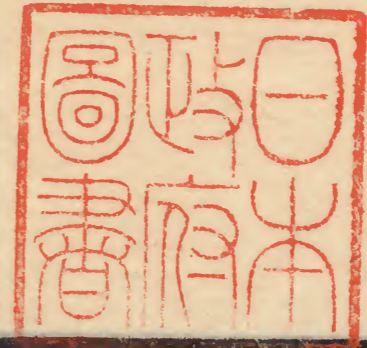
方其形留髮謂之怯仇兒王責之史臣曰胡元威制天下元宗親朝款附得結姻好摧伏權姦宜可以少紓國患而反見侵擾國家亦多故矣

皇明萬曆丁巳

吳郡葛一龍震父校

朝鮮史略卷之四終

朝鮮史略 卷之四



官版見本

刻印

